

火之源；合痛泻要方、薏苡附子败酱散加味抑肝扶土，祛湿行瘀化浊，以消阴翳。反佐一味大黄炭，不仅能够泄热解毒，并能入血分，止血行瘀，推陈出新，使阳气能够畅行无阻。路教授常说：胃肠的蠕动，是有其节律性的，浊阴不降，则清阳难升，欲使阳升，先要浊气下降，温阳的同时不要忘记顾及阴邪，所谓升降相因是也。但用药宜中病即止，待脓血

渐去，虚象毕露，则温运中焦与敛肠并施。如《读医随笔·用药须时邪有出路》云：“虚弱之人，中气不运，肠胃必积有湿热痰水，格拒正气，使不流通……服补益者，必先重服利汤，以攘辟其邪，以开补药资养之路也。……斯胃中常时空净，而可受温补，亦不妨辛热矣。”

(责任编辑：刘淑婷)

欧阳晓勇治疗难治性皮肤病经验介绍

张艳菊¹，廖承成²，邹云³ 指导：欧阳晓勇²

1. 云南中医学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 650000
2. 云南省中医医院皮肤科，云南 昆明 650000
3. 云南中医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通过三个难治性皮肤病（银屑病、湿疹、带状疱疹）为例，介绍了欧阳晓勇主任对难治性皮肤病的治疗经验。治疗银屑病可从血分论治，从气血同调、补气生血活血并解表温通论治；湿疹可从治湿止痒、特殊止痒、防复止痒等着手论治；带状疱疹可用通络法、疱后止痛及专药止痛来治疗痛症。并指出学习及应用经典也是治疗皮肤病的一条捷径。

[关键词] 皮肤病；银屑病；湿疹；带状疱疹；欧阳晓勇

[中图分类号] R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4) 11-0031-04

DOI : 10.13457/j.cnki.jncm.2014.11.013

欧阳晓勇主任医师是云南省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复兴教授出师的学术继承人，从事皮肤病的临床和教学工作 23 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与教学经验，对难治性皮肤病的诊疗有自己的见解。针对难治性皮肤病中的银屑病、湿疹、带状疱疹，笔者尝试介绍欧阳主任的临床治疗经验和中医思考如下。

1 银屑病

银屑病属中医学白疔范畴，是一种常见的红斑鳞屑性和易于复发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1]。目前，中西医对本病无彻底的根治之法。欧阳主任在治疗银屑病的实践中总结了以下经验。

1.1 从血分论治 血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

基本物质之一。血循脉而流，营养、滋润全身。血不足，则百脉空虚，身体衰弱，百病丛生。“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主血脉”，提示皮肤病的发生与血密切相关。银屑病皮损有红斑、鳞屑、点状出血特征，辨病辨证可从血热、血瘀、血燥三方面考虑。

1.1.1 血热证（多见于银屑病进行期） 皮损为鲜红色红斑、丘疹，上覆银白色鳞屑，新皮疹不断出现，脱屑多，红斑压之褪色，瘙痒甚，伴见口干舌燥，心烦易怒，小便短赤，大便秘结，舌质红、舌苔薄白或薄黄，脉弦滑或数。治法：疏风清热，凉血活血。方药：刘复兴验方荆芩汤加味：荆芥、黄芩、牡丹皮、乌梢蛇各 15 g，生地黄、赤芍、紫草、生槐花、水牛角、云南茜草根各 30 g。

[收稿日期] 2014-06-20

[作者简介] 张艳菊（198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皮肤病的防治研究。

[通讯作者] 欧阳晓勇，E-mail: oyxy68@126.com。

1.1.2 血瘀证 (多见于银屑病静止期或病程日久者) 皮疹暗红, 白屑难脱或屑多且薄, 或疹色淡红, 病程较长(半年以上), 皮疹压之不褪色, 伴见口干欲漱不欲饮。舌质暗紫或暗红有瘀点、瘀斑, 苔薄白, 脉涩或沉涩, 可有舌下脉络迂曲。治法: 益气活血, 化瘀通络。方药: 王清任补阳还五汤加减: 生黄芪 50 g, 红花、水蛭各 5 g, 赤芍、水牛角、云南茜草根、生地榆各 30 g, 川芎、桃仁(冲)、三棱、莪术各 15 g, 当归 10 g。

1.1.3 血燥证 (可见于银屑病静止期或退行期) 病情稳定或皮损部分消退, 细碎脱屑, 伴见口干舌燥, 秋冬加重。舌质淡红或舌质淡, 舌尖红, 苔少、少津, 脉缓或沉细。治法: 养血活血, 祛风润燥。方药: 清燥救肺汤加味: 桑叶、枇杷叶、杏仁(粉, 冲)、乌梢蛇各 15 g, 炙甘草、阿胶各 10 g, 生石膏 50 g, 麦冬、沙参各 20 g, 白鲜皮、炒胡麻仁、地肤子、云南茜草根各 30 g。

1.2 从气血论治

1.2.1 气血同调 《素问》云: “人之所有者, 血与气耳”, 人之一身, 不离气血。《素问·调经论》指出: “血气不和, 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载: “疏其血气, 令其调达。”王清任说: “治病之要诀, 在明白气血。”欧阳主任认为: 气血既是人体生理基础, 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物质, 又是各种疾病的病理基础, 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无不影响气血, 皮肤病的变化无不涉及气血。因此, 如何看待气血的病变是临床辨证的基础, 气血辨治法是业医诊病的基本方法之一。故在银屑病的诊治中往往可从气血论治, 气血同调。

1.2.2 补气生血活血 银屑病是一个慢性易复发性疾病, 久病则耗气伤血, 如《普济方》曰: “凡病经多日, 治疗不愈, 须当为之调血”。而气为血之帅, 血随气行。在银屑病后期者, 反复发作者, 体质虚弱者, 需考虑补气生血活血之法, 选当归补血汤或八珍汤, 体热血燥者选《万病回春》温清饮。

1.3 解表温通论治

1.3.1 辛温解表 银屑病多发于青壮年, 青壮年多阳刚之气, 血热血燥者居多, 故临床治疗上多以凉血清热解毒药为主。虽能暂缓症状, 但日久内郁之火冰伏, 气机凝结, 导致皮肤腠理闭塞不畅, 病情难愈。此时, 可用辛温解表之药, 一则疏通皮肤腠理, 二则

使邪从汗出, 有利于消除皮损。常用药物如麻黄、桂枝等。

1.3.2 扶阳通络 临床发现, 一些顽固性银屑病患者, 如关节病型, 红皮病型患者常伴有四肢不温, 舌质淡、脉沉弱等阳虚之象。治疗时应酌情加入一些温阳药物或直接用温阳类处方。使阳气充足, 腠理疏通, 气血畅行, 疾病向愈。常用处方如: 附子汤、当归四逆汤、四逆散等; 常用药物如: 附子、细辛、肉桂等。

2 湿疹

湿疹是一种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具有多形性皮疹及明显渗出倾向的炎症性皮肤反应, 其特点是伴有剧烈瘙痒, 易反复发作和慢性化。赵炳南教授曾谓: “善治湿疹者, 当可谓善治皮肤病之半”。而治湿疹之疗效关键在于止痒, 以下是欧阳主任对止痒之法的一些观点。

2.1 治湿止痒 湿疹虽病因复杂, 但湿邪为主要原因。或饮食伤脾, 内生湿邪; 或禀赋不耐, 外受湿邪。合并他邪搏结致病, 如湿热、寒湿、风湿等。因而治湿止痒, 贯穿始终。除湿时应注意健脾, 脾健则湿易化。然中医学认为, 风盛则痒, 故利湿时需祛风。风邪轻者宜疏风止痒, 用药可选辛凉解表之类, 如: 薄荷、防风、蝉蜕等; 风邪甚者, 宜搜风止痒, 用药需能走窜通络、化里搜风, 如乌梢蛇、蜈蚣、全蝎之流才可使药达病所。此外, 虽湿热致病居多, 亦不可忽视寒湿之邪致病, 此时需另辟蹊径, 以温阳化湿方能见效。

2.2 特殊止痒

2.2.1 补肾滋阴 慢性湿疹反复发作, 皮损粗糙肥厚, 脱屑多, 渗出少, 整体皮肤多干燥。此类湿疹多发于老年人, 辨证多为肾阴亏虚, 肾阴为诸阴之本, “五脏之阴气, 非此不能滋”, 治疗多以补肾滋阴, 一补先天之本, 二可使阴气化生有源, 滋养全身。如滋阴除湿汤、祛风地黄汤。

2.2.2 重镇止痒 湿疹患者常因瘙痒剧烈, 昼轻夜甚而使夜不能寐。还常伴有心神不宁, 心气不足, 心烦焦虑等症。《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诸痛痒疮, 皆属于心。”《素问·灵兰秘典论》曰: “心者, 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焉。”提示瘙痒诸症的病机与心相关。在治疗时需加重镇安神之品以调治心神, 常用药物有龙骨、牡蛎、磁石等。

2.2.3 疏肝止痒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情志因素

对疾病的影响也越大,心理因素的负面影响往往能加重疾病。中医学认为,肝气郁结,气滞壅滞,郁久化火,毒热蕴伏营血,以致经脉阻滞,气血凝结,外发肌肤而致病。临床上患者常伴有失眠多梦、心烦易怒、食欲缺乏等症状,治宜疏肝解郁。常用处方如丹栀逍遥散、四逆散。

2.2.4 化瘀止痒 湿疹是一个易反复发作的慢性病,《临证指南医案》指出:“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故治疗时应考虑瘀血之故,常选复元活血汤、血府逐瘀汤。

2.3 防复止痒

复发是困扰皮肤病患者和医师的难题。中医学认为,“正内存,邪不可干”,无论中医的“扶正”方药,还是西医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均有一定的防止皮肤病复发的作用^[2]。

2.3.1 温肾运脾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从温肾运脾入手治疗慢性易复发性顽固性皮肤病,常有较好的效果。中医学强调“治未病”,提前用药也是防治疾病复发的重要手段,如湿疹好发于夏冬季,提前1月服1~2周中药,可减缓病情的复发。

2.3.2 生活调理 疾病的改善一为治疗一为调护。生活工作环境中,应避免接触可诱发湿疹的因素,如:染料、花粉、油漆、洗洁精等;日常生活中应避免刺激:忌过度搔抓,热水烫洗,少用碱性物品,贴身宜穿纯棉制品。

2.3.3 食忌 湿疹的发生可由食入的变态反应原进入人体内诱发皮肤过敏反应引起。欧阳主任在临证中常说“病从口入,忌口在即”,皮肤病的治疗除辨证准,用药精之外,忌口也是提高疗效的重要环节。湿疹患者应尽量在发病期禁食用以下食物:(1)肉类:海鲜、牛、羊、鱼、鸡肉等;(2)蔬菜类:蕈类、韭菜、竹笋、臭豆腐、海带、紫菜、腌菜等;(3)水果类:菠萝、芒果等。在强调忌口外,还应重视食疗和食养,需饮食有节,过饥或过饱都易引发或加重皮肤病,不可不知。

3 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是一种皮肤上出现成簇水疱,呈带状分布,痛如火燎的急性疱疹性皮肤病^[3]。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疱疹性、炎症性皮肤病。为临床上常见皮肤病之一,本病好发于春秋季节,成年人多见,老年人病情尤重。神经痛是带状疱疹的主要症状

之一,患者往往难以忍受,有时皮疹消退后仍能持续很长时间,形成后遗神经痛,是本病的主要并发症^[4]。欧阳主任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治疗痛症。

3.1 通络法 带状疱疹因内有郁火,循经外溢而作,或因内有湿滞并感毒邪,内外相引,合而致病。早期带状疱疹肝经郁热,火毒炽盛者多见,临证多以清泄肝火,解毒止痛。此外,中医学认为,经络阻塞,气血凝滞不通亦导致疼痛症状,即所谓“不通则痛、不荣则痛”,因此,在疾病早期酌情加入活血化瘀通络药物,既能加强止痛,也有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作用。常用药物如:丹参、鸡血藤、全蝎等。若早期患者不堪忍受疼痛者可加用一些西医止痛药,如抗抑郁药、镇静药、抗惊厥药等,或辅助针灸、外洗、局部麻醉等外治法急救止痛。

3.2 疤后止痛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主要表现为皮疹消退后,局部皮色紫暗,疼痛部位固定不移,疼痛性质呈阵发性或持续性刺痛、钝痛。后遗神经痛止痛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3.2.1 虚 因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以老年人或体弱者居多,患者脏腑之气已衰,其病机应属本虚标实。中气不足,外卫不固,邪气侵袭,郁于肌肤,血行不畅,凝而为瘀。方用补阳还五汤加减,补气以活血,符合《内经》“虚则补之”,通过泻实补虚而调畅气血,疼痛自止。

3.2.2 寒 《内经》云:“痛者,有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临床上可见冷痛,麻木,皮损色淡,肤温不高,得温痛减,唇舌青紫,苔白滑,脉沉迟等,“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辛润之”,故临床上可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温经散寒止痛。

3.2.3 神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精神因素与其它各种病因病机相互作用,共同致病。一旦发病,则会增加患者的精神负担,致使心神失调更甚。因心主神明,神明宜静,蛇串疮患者疼痛剧烈,情志多不调,或烦躁或抑郁,甚者夜不能寐,暗耗心阴,“不荣则痛”。治疗需考虑心神的调治。常用药物有龙骨、牡蛎、磁石、合欢皮、夜交藤、郁金等重镇安神,疏肝解郁。

3.2.4 虫 清代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故在带状疱疹后期伴随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往往可以通过络脉来治疗。用药时可酌情加用如活血化

瘀、祛风攻毒、消痈散肿、通行经络的虫类药，常用的有：蜈蚣、全蝎、乌梢蛇等。

3.2.5 荣 气血亏虚，脉络空虚，则气血运行不畅通，而使不能布达全身肢体脏腑失养而致“不荣则痛”。该型多发生于老年患者及久病体虚者，临床表现为局部皮肤色暗不泽，绵绵作痛，麻木不仁，常伴有心悸气短，神疲多梦，面色萎黄，爪甲不荣，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弦或细芤。临床上多以补气养血并举。

3.3 专药治痛

3.3.1 蜈蚣 味微辛，性微温，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性有微毒而专善解毒，凡一切疮疡诸毒皆能消之。欧阳主任对络病患者或疼痛患者，定用蜈蚣内服，有较好疗效。陈醋调蜈蚣粉外敷，也可消炎止痛。现代药理证实，蜈蚣具有镇静、镇痛、退热、抗炎等作用，在欧阳主任的运用中均有体现。

3.3.2 全蝎 蝎子色青，味咸，性微温，善入肝经，搜风发汗，治痲病抽掣，中风口眼歪斜，或周身麻痺，其性虽毒，专善解毒，消除一切疮疡，为蜈蚣之伍药，相得益彰^⑤。

3.3.3 八角枫 性味：辛，温。有大毒。归经：归心、肝经。有祛风除湿，舒经活络，散瘀止痛之功效。主要用于风湿痹痛，麻木瘫痪，跌打损伤，劳损腰痛，心悸，精神病。内服，煎汤 3~9 g。外用：适量，煎水外洗。欧阳主任常用诸疼痛性皮肤病的治疗中，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常用八角枫与昆明山海棠配成药对使用。

3.3.4 桔梗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味辛微温，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桔梗的止痛作用一般不被重视，然药理研究证实桔梗有强镇痛作用，且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临床中欧阳主任常以大剂量的桔梗用于胸腹部的带状疱疹，收到不错的疗效。

4 体会

欧阳主任强调，在皮肤病的治疗中，除了常规方法外，不能忽视一条诊疗捷径，那就是学习和运用中医经典，尤以《伤寒论》、《金匱要略》为最，两书虽非皮肤科专著，但在中医皮肤科的发展中起奠基作

用。《伤寒论》通过六经贯穿了八纲辨证，以六经辨证为经线，把辨证论治理论真正地应用于临床，理、法、方、药具备，药味专而药量精。《金匱要略》以脏腑辨证为纬线，重视专病专方，方药量轻而药味多。两书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互为经纬，辨病是总纲，辨证是核心，编织出证病结合的中医典范，论治可依“急则伤寒，缓则金匱”进行取舍。在皮肤病的治疗中，特别是难治性皮肤病，可以把这些前辈们总结的成熟的、可不断重复的经验应用于临床。

欧阳主任常说：皮肤病虽为“皮毛”之病，在体在表，但其治疗原则仍离不开“整体施治，以人为本”。人体是一个内外联系、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自我进化的有机整体，是由若干脏腑、经络、形体、官窍所组成的。因而内脏有病，可反映于相应的形体官窍，同样，也能从外在皮毛而了解机体内里的情况，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所以，在诊疗皮肤疾病时不能只考虑皮损，还需观其舌脉象，整体治之。如《灵枢·本藏》所言：“视其外应，以知其五内，则知所病矣”。

皮肤科以人为本有三本：本于原发皮损、本于阴阳、本于体质。皮肤病虽然种类繁多，病因复杂，但总离不开“形于外而成于内”，所以从整体出发，把握细节，四诊合参，证病合一，调理体质，才能方药精当，疗效显著。另外，还应该注重患者的情志调护和生活调护，避免情志的过极，或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 [1] 陈达灿，范瑞强．中医临床诊治皮肤性病科专病[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297．
- [2] 李广瑞，张金英．皮肤病治疗的难点与对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117．
- [3] 李曰庆．中医外科学[M]．第二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150．
- [4] 赵辨．临床皮肤病学[M]．3版．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00-302．
- [5]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282-283．

(责任编辑：刘淑婷)